

# 墨里藏春 画中见喜

## ——明代《开春报喜图》里的烟火气

◆ 王玉美

明代中后期,江南商品经济繁荣,文人雅集之风盛行。立春作为一年之初的重要节气,既是朝野同庆的节日,也是文人相聚、寄情田园的良机。松江画派代表画家顾正谊,身处江南文人圈核心,其《开春报喜图》正是这一时代的生动写照——既承载文人的闲情雅致,又融入民间立春的鲜活民俗,成为明代江南社会生活的切片。

如果说明代的立春是一幅铺展在江南大地上的生活长卷,顾正谊描绘的《开春报喜图》所展现的便是其中的一段温润场景。他不事张扬,不作宏大叙事,只以清和淡雅的笔墨,将文人的雅趣、孩童的嬉闹与老者的祈愿,融入初春庭院的寻常烟火之中。

画中小屋临溪而筑,黑白墙映着淡墨远山,安稳如泊岸舟楫。屋内宾客围炉而坐,衣着素雅,线条简练而神态毕现:有人拱手笑谈,暖意似从指间轻放膝头,仿佛正接住一句年景闲谈。童仆垂手侍立,不多余赘饰,反倒为雅集平添几分安稳。这不是朝堂应酬,亦非纸上空想,而是明代文人立春时节最真实的日常——围炉、温酒、话春,将岁首期许,都煮进一壶热酒。

屋外庭院,又是一派盎然春意。右侧长松以焦墨立骨,松针细密如铁线;枝间梅花浅粉点染,清丽似被春风轻拂。松梅之下矮墙浅墨勾勒,简洁



■《开春报喜图》(明)顾正谊

隔出院落与远山,也将文人雅致与民间烟火,融于同一空间。最动人的是庭院中的孩童:一稚子俯身点火,炮仗引线微焦;另外两童或蹲或立,眼中尽是期待。虽无浓艳色彩、夸张姿态,却让人仿佛听见爆竹

脆响,看见碎红纸屑随风飞扬。这份天真嬉闹,正是明代立春最鲜活的民俗,是深植于中国人血脉里的年味。

顾正谊的笔墨,尽显典型的明式雅致:淡墨晕染远山,远景朦胧如纱,奠定悠远底色;简练线条勾勒屋舍人物,衣纹流畅自然,尽显文人清逸;写实笔触描绘孩童憨态,让民俗生机与文人意趣自然交融。无炫技笔法,无浓艳敷色,只在干湿浓淡的墨韵间,传递出立春的温厚与生机。

画上题诗“此日开春第一日,拥炉情话有村翁。予心喜与儿童异,闻道占年谷麦丰”,正是该画的点睛之笔。孩童之喜,是爆竹声中的天真嬉闹;老者之喜,是期盼五谷丰登的朴素心愿;画家之喜,则是在初春的庭院里,望见岁月安稳的从容。这般层次丰富的“喜”,让《开春报喜图》超越单纯写景,成为明代文人生活的一个缩影——他们既懂雅集闲情,亦通人间烟火,更怀扎根土地的生存智慧。

如今我们隔着展柜凝视此画,不必刻意追寻古画的厚重,只需顺着图中孩童的目光,静待那一声爆竹响起。它并非需要顶礼膜拜的传世巨作,更像一帧明代生活的慢镜头:炉上温酒未冷,孩童炮仗将燃,老者闲谈间满是对丰年的盼望。原来四百年前的春天,与今日的我们一样,在凡尘烟火里求一份安稳,在细碎的欢喜中,接住岁月的温柔。

# 粉彩折枝桃花诗文壁瓶

◆ 聂顺荣

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制瓷工艺趋于巅峰,其中乾隆御窑瓷器以富丽精巧著称。这件粉彩折枝桃花诗文壁瓶以寿桃为形、桃花为饰,将仿生技艺、粉彩绘画与宫廷书法熔于一炉。

此壁瓶最引人注目的,是其别致的寿桃造型,属于清代制瓷高度成熟下的像生瓷,直观展现了御窑厂精湛的仿生技艺。当时景德镇御窑曾烧制出大量以动植物为蓝本的瓷器。这件壁瓶线条饱满圆润,从桃蒂到桃尖弧度自然流畅,精准复刻了鲜桃成熟时的丰盈形态。瓶身一侧塑贴的立体桃叶脉络清晰、边缘微卷,似被晚风轻拂,既增强了器物的立体感,又赋予瓷器灵动生机。塑贴工艺对泥料收缩率控制要求极高,足见御窑工匠技艺之精。寿桃本就象征长寿吉祥,将壁瓶塑作桃形,既是对自然的摹写,更寄托着福寿绵长的祈愿,悬于宫墙之上,宛如一枚永不凋零的仙桃。

瓶身主体以粉彩绘就的折枝桃花是又一亮点。粉彩又称“洋彩”,是清代在五彩基础上发展出的釉上彩工艺,以“玻璃白”打底,色彩柔和、层次丰富,尽显粉润娇嫩之姿。瓶上桃花或含苞、或半开、或盛放,错落有致、层次分明;花蕊以黄彩点染,在花瓣间格外醒目,生机盎然。翠绿枝叶以深浅绿晕染而出,叶脉分明,与粉艳桃花相映成趣。这种风格既是对自然的写实描摹,也是当时宫廷审美的集中体现。

瓶身上部开光内,以楷书题写乾隆御制诗句:“千叶翠桃歌晚烟。连



■ 元代青花松竹梅纹梅瓶

昌宫墙那能关,还疑洞口寻刘阮。”诗后钤印“臣(白)”“曰(朱)”“修(白)”,可知书法出自乾隆朝大臣裘曰修之手。此诗原为乾隆为宫廷画家邹一桂《百花图卷》所题,收录于《清高宗御制诗初集》卷十二。诗句借“千叶翠桃”营造朦胧诗意,以“连昌宫墙”化用元稹典故,暗喻春色难掩;“刘阮寻仙”则平添浪漫传奇色彩。裘曰修书法苍劲沉稳,与御制诗意相得益彰,尽显君臣共构的雅趣。

壁瓶又称“挂瓶”,最初用于插花陈设,至乾隆一朝,其审美价值被进一步提升,成为宫廷重要装饰。这件壁瓶作为一件实用器物,却能集造型、绘画、书法、诗歌于一体。悬于宫墙,如同一幅立体画卷,将桃花春色、御制诗意与匠人匠心凝于瓷土釉色之间。历经数百年岁月,它依旧以独特魅力诉说着盛世的繁华与雅致。

# 岁朝清供梅迎春

◆ 雨林

关于“插梅过年”的说法,由来已久。郑板桥在《寒梅图》中题诗“寒家岁末无多事,插枝梅花便过年”。汪曾祺在《岁朝清供》中记述了自己见过的一幅旧画,画上是一间茅屋,一老者手捧瓦罐,内插梅花一枝,正要放到案上,题的是“山家除夕无他事,插了梅花便过年”。同样的意境,同样的心境,跨越时空,道出了中国人过年的另一种模样:不必奢华铺张,一枝梅花,便足以安顿岁月。

伴雪而生的梅花傲骨芬芳,为银装素裹、与世无争赢得一片高洁,是历代文人墨客追求的至臻境界。岁末岁朝,清供梅花,既是一种高雅的格调,也是一种传统文化。它传递了一种岁末迎春、以梅为伴的文化氛围和美好寓意。梅映雪瑞,万树争春,折梅清供最能应景。古人还喜欢将梅花纹饰装点于花瓶之上,在案头悄然绽放,亦是对春天最好的赞美与欣赏。它也在提醒我们,年味不在排场,而在心境。正如汪曾祺所言,插梅是“对平凡日子的诗意拥抱”。

说到插梅,便不得不提古人常用的雅致花器——花瓶。花瓶最初源自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“觚”,形制修长,细腰喇叭口,下有高圈足,造型端庄典雅。自宋代开始,文人偏爱其古雅线条,觚便渐渐从实用酒器,演变为专门用于陈设或插花的器物,被称为“花瓶”,材质也从青铜扩展至瓷器、玉器等。现存的明代剔红梅花纹小花觚,便是其中的



■ 剔红梅花纹小花觚

精品。此觚直径7.1厘米,侈口长颈,鼓腹,圈足微微外撇,造型上刻意追摹商周青铜礼器的神韵,将仿古铜器造型与实用陈设器具完美结合,尽显晚明文人慕古尚雅的情趣,也是当时宫廷陈设的典型器物。整器通体以朱漆剔刻梅花,盛放的梅花与含苞的花苞疏密有致,分布自然,构图饱满却繁而不乱。所用剔红工艺,漆层肥厚,下刀干净利落,打磨圆润纯熟,朱漆色泽沉稳纯正。底足内漆地上,以朱漆书“大明万历年制”款,规矩工整,尽显官造气度。

在漆器大家族中,剔红又称

雕红漆,向来以工序繁复、耗时漫长著称,堪称“功夫之最”,却也最能展现漆器的艺术张力。明代《髹饰录》中曾精准描述:“宋元之制,藏锋清楚,隐起圆滑,纤细精致。”一件剔红器物的诞生,极为不易:先以木、灰或金属为胎,再一遍遍地髹涂红漆,少则八九十层,多则百余层,直到漆层累积到足够厚度。待漆半干,再于其上描绘画稿,工匠必须精准把握漆的干湿火候,迅速下刀雕刻。漆过干则易脆裂,便可能毁掉之前百层髹漆的心血。万历一朝,宫廷御用漆器制作空前繁荣,由内府“果园厂”督造。明代高濂在《燕闲清赏笺》中记载,果园厂所制剔红,以朱漆三十六遍为足;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清代龙纹宝座,髹漆层数过百,可见匠人对工艺的极致执着。这件明代剔红梅花纹小花觚,用料精良、雕工精细、款识规整,应是宫廷官造之作。

岁朝清供,美意延年。一枝梅花,一件古器,一点心意,便足以撑起一室清欢。中国人的年,从来不止烟火热闹,更有内心的安宁与诗意。心有清雅,光景自明;心境从容,时节自好。当寒梅傲雪绽放,春天便已在不远处等候。人间烟火,清雅相伴,这便是最动人的中国年。



■ 佛手香熏陶艺摆件

# 陶艺·佛手香熏

◆ 原野

去年冬日游历港珠澳,途经佛山石湾时,我在一间陶艺工坊偶遇这件仿生陶艺香熏。它长约24厘米,宽约5.5厘米,高约10厘米,器身宛若一截枯藤老树,皴裂的肌理藏着岁月痕迹,几处透烟孔隐于木纹之间,点燃香料,青烟徐徐溢出,如古树轻吐呼吸。顶盖右侧是一枚金灿灿的佛手果——它自“枝干”中生长而出,指节微蜷,似拈花,又似托月。开盖可见底部香架,采用不锈钢制作,长21.5厘米、宽2厘米、高0.4厘米,可承放20厘米长线香,且可轻松取出,便于清理。实用与审美兼具,正应了明代文震亨《长物志》所言:“器物之用,贵在得宜。”

石湾陶艺,自古便有“石湾瓦,甲天下”的美誉。自唐代以来,此地匠人便以胎质厚实、釉色斑斓见长,尤精人物与仿生物器。这件香熏摆件中的佛手果正是石湾传统经典题材,佛手果有着“福寿双全”的寓意;民间常与石榴、寿桃并称“三多”,象征多福、多子、多寿。而香熏本身,更承载着绵长的文化记忆:焚香不仅是净室驱虫的实用之举,更是“以香养性”的

生活仪式。古人云:“香之为用,从上古矣。”从祭祀到日常,由宫廷至民间,香文化绵延数千年,是传统文化的一方缩影。

此作出自贵州山区的年轻匠人杨通行之手。他自幼爱“玩泥巴”,后在佛山石湾成长,在窑火烟云之中拜师学艺。从拉坯修形,到上釉烧制,双手磨出厚茧,亦磨出对艺术的敬畏。凭着天赋与对技艺的不断锤炼,他的作品多次获奖。而他最珍视的,仍是与泥土对话的时光——一如这件香熏,从枯藤纹理到佛手弧度,处处藏着他对自然的体察与感悟。

如今,它静置于我的书桌上。每当焚香一缕,青烟袅袅,似能听见时光在陶土中缓缓流淌。它让我明白:真正的艺术,从不是孤立的美,而是与生活、自然、文化血脉相连。“枯枝佛手间,暗香浮千年。”一次偶然的旅行,让我与它相逢;而它,让我重新读懂收藏的意义——收藏的不只是器物本身,更是器物背后的故事。正如木心所言:“艺术广大已极,足可占有一个人。”这件仿生陶艺香熏,便是我与艺术、自然及文化的一场温柔相逢。